

Diming yu Yuyanxue Lunji

●地名学研究丛刊●

地名
与
语言学
论集

●李如龙 著

福建省地名委员会

福建省地名研究会

福建省地图出版社

编

地名与语言学论集

李如龙

福建省地图出版社

1993年

(闽)新登字 04 号

责任编辑:杨洁

地名与语方学论集

李如龙

福建省地图出版社出版

福建省地图出版社发行

福建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32 8 印张 152 千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80516—157—7/H·158

定价:4.60 元

序

五洲大地，悉有厥名。地名之昉，未有不假言语为标识者矣。言语一科，源远流长，既音义之偶合，亦约定而俗成。而“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是以辘轳轩辨方语之异，陆孙穷古今之变，毋以小道，蔚成专业。津津乐道，代有其人。

李君如龙，究心语学，尤擅方言。坛讲之余，好为文章。十年所积，裒然成帙，即今之《地名与语言学论集》一书也。

夷考前史，盖有不谙地名遂至失地千里者矣，科名鼎盛，误国如斯！又有一代通人，误赤鼻为赤壁，泛舟夜游，怀古作赋。文章成艺苑之绝，穿凿贻万代之羞：地名语言，可置诸罔闻乎？

余自束发受书，习闻本土呼仰止亭为鸟鼠亭，御宝园为牛母园，音声仿佛，奚知其蕴？稍长，知集美之为尽尾 [tsin²bã]，台湾之为埋完 [ɿtai ɿuan]；递嬗之由靡不与双声叠韵有关，非语学所有事欤！

钱辛楣谓古无轻唇、舌上，论既定矣，闻犹忽怛，左海地名，可多为证。“峰尾”之言“蓬美” [ɿphaŋ²bã]，“水潮”之呼“水头” [ɿtsui ɿthau] 比比皆是，闻之瞭然。若夫征移植之同源，补史传之不足，则自台湾之粉鸟厝，藉知祖贯霞漳，缘鸽呼粉鸟，漳属为然耳。

不唯此也，如龙且进而论及闽地中有个别台语之借用与

夫汉语上古音在地名之残存，事实曲折，言之凿凿：殆皆有裨汉语音韵之研究，功在学术，何烦多言。顷以书将付梓，丐余一言以为弁，余嘉其敏于思而勤于学，卓然名家于举世不屑之际，钩沉发微于俗务纷纷之外，是难能也，爰缀所感以为序。

一九八八年春节后十日黄典诚于厦门大学

导 言

曾世英

地名是信息的载体，在信息时代要求标准化。标准化的依据，对大多数地名来说，应该是约定俗成。但是也应该搞清楚地名的由来、含义、演变、分布规律、功能及其与政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才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如果有些地名不符合标准化的要求，那还得进行适当的调整。这是地名学的任务，也可以说是学以致用。

地名有悠久的历史、庞大的数量和复杂的内容，但直到上世纪中叶，随着地理学的发展和地图上出现了大量的地名，才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地名学。我国历代文献中虽有不少地名的记载和论述，但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为期较晚。回忆建国初期，由于报刊、课本和地图上出现的外国地名的译名存在差异，后来鉴于兄弟民族语言的地名的汉字译写也存在分歧和混乱，才对地名的译写有了规范化的要求。但对我国的大量地名作综合性考核，直到数年前才提上议事日程。1977年，国家设置了中国地名委员会，随后展开了全国性的地名普查，这为我国地名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素材，对地名的标准化起了促进作用。

地名的标准化，无论是哪个国家，都要求制定两个方面

的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当然以本国通行的文字为准。由于各国文字不尽相同，国际标准必须使用国际通用的文字符号，那就是罗马字母。我国地名的国家标准用汉字书写，国际标准则依据《汉语拼音方案》拼写，这是应无异议的。

地名有“音”（语音）和“义”（词义），在用文字书写时还有“形”（字形）。我国的地名标准化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是地名所用汉字的标准化。因为书面语比起口头语来说更能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也更便于推行统一的规范。但是标准化的地名也必须有标准读音，才能在口语中称说，也才能提供国际标准的拼写形式。我国是多民族的大家庭，历史悠久，幅员广大，语言文字多种多样，同一语言文字的又有复杂的方言。就汉字而言，地名用字历来就纷繁驳杂，字形有古今字、繁简字、正俗字；字音有古今音、文白音、南北方音；字义又有古今义、方言义、引申义、转移义。要为地名制定标准化的汉字书写形式就必须联系字音和字义进行科学的考察和合理的处理。这当中还有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研究。例如汉语地名中有些字虽见于现行的字典或词典，只注释为地名用字。而各地有不同的音义，有些字未见于流行的字书，或仅用于一地，或通行于多地，通行多地的又有同音异义、同义异音或音义俱异。这些汉字如何合理取舍，注音释义，制定统一的规范，这就有待研究处理。

对于兄弟民族语地名，依据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原则，怎样在本民族各自文字的基础上用汉字译写，怎样避免一地多名、同词异译，这也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

依据《汉语拼音方案》推行我国地名的国际标准的工作

中，也还有许多具体问题要解决。例如，怎样为汉字正音（古音的去留、方音的折合）；对兄弟民族语地名，哪些需要采用音译转写法直接从本民族语言文字拼写，以求表音比较准确；哪些可以采用汉字注音法给汉字译名逐字注音，以便求同，其中情况尤为复杂。又如，怎样依据汉语拼音正词法进行分词连写，也有一定的复杂性。此外，用罗马字母作为文字符号的语言中，字母的发音有同有异，字母的组合更有各自的习惯，影响发音。为此，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最近曾有建议，对罗马化的国际标准地名要求逐个标注国际音标。这一建议是科学的，也是合理的，但工程浩大，是否可行有待探讨。

地名的产生和演变有一定的地理背景，地名的研究理所当然要有地理学家参加。地名又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研究地名的来历、含义及其演变非进行历史的考察不可，我国的历史地理学家历来对地名的沿革十分注意。近几年来，地学家和史学家们有关地名的论著日益增多，这对我国地名学的建立是十分有益的。地名是地图上的重要注记，地名的正误和变迁必定是地图学、测绘学者所关心的。

地名是语言中的专有名词，它和语言中的其他专名（例如人名）有相同的特点，又有不同的特点。地名的构成有一定的语法规律，地名用字的分布和民族语、方言的分布密切相关，地名的书写和称说可能存在不同的变体，对历史地名的考释必须从字的形、音、义入手，对当代地名的标准化处理也必须联系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原则和方法进行研究。所有的这些都说明了地名学的研究和语言学的研究也是密切相关的。历史音韵的考察、字义的训诂、字形演变的研究，构词

规律的语法分析，历代民族语的分布和方言的分区，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变异，总之，语言文字学的各种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对于地名学的建立也是不可或缺的。遗憾的是，语言学家们从事于地名研究的至今还只是凤毛麟角。

李如龙同志多年从事语言学和汉语方言的研究，并较早注意到地名的研究，把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地名研究中去，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现把已经发表的并补充了新著汇集成册，这是值得欢迎的。虽然只是对汉语地名的分析，但内容翔实，涉及的面较广，立论有据，对全国地名标准化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我国地名学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推动。

我国地名的标准化不仅要有学术理论的指导，而且亟待人才的培养。现在有关院校已设有关于地名学的课程，并开始培养研究生，但读物不多，急待充实。李如龙同志的这本著作对培育人才来说可谓雪中送炭。书中有闽台地名研究多篇新著，有力地论证了海峡两岸的血缘关系，论证了台湾是祖国神圣领土不可脱离的部分，更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如龙同志将全稿寄阅，获益良多。向我索序，以我浅陋，愧无以应。略述所见，籍作导言。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1988年1月

目 录

序	黄典诚 (1)
导言	曾世英 (3)
地名通论	
地名的符号特征	(1)
地名的语词特征	(13)
通名丛议	(28)
地名的分类	(40)
地名词的特点和规范	(57)
地名中的同形异名和同名异形	(70)
地名中的古音	(85)
经纬度与地名	(89)
地名入诗	(93)
闽台地名	
闽台地名与闽台历史	(98)
闽台地名与闽台方言	(106)
闽台地名中的雅俗异名	(117)
闽台地名通名考	(131)
从地名用字的分布看福建方言的分区	(152)
四个福建地名用字的研究	(175)
芙蓉小考	(189)
地名工作	

方言地名的用字和规范·····	(193)
方言地名的审音·····	(199)
关于编写地名词典的几个问题·····	(205)
地名工作的标准化、科学化和社会化·····	(212)
各类地名图书的分工和协调·····	(218)
附录	
福建畬字地名和畬族历史研究 ····· 陈龙	(228)
后记·····	(242)

地名的符号特征

地名是一种符号，是人类社会最复杂的符号体系——语言的组成部分。和整个语言体系一样，地名的基本性质就在于它的符号性。作为语言体系的特殊组成部分，地名符号和语言符号有共同的特征，也有它独有的特征。研究地名的这些特征是地名学的首要任务。

毛泽东在《矛盾论》里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了解地名符号的特征，才能明确地名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才能认识地名的结构规律和发展规律，也才能弄清地名学和各相关学科的关系。当然，研究地名符号的特征对现实的地名管理工作也有重要的意义。

一

地名符号是个体地表空间的特定方位的概括标志，这就是地名和其他语词的最重要区别。

语词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和现象的概括反映。列宁在《哲学笔记》里引用过黑格尔的一段名言：“名称是一种普遍的东西，是属于思维的，它把复杂的东西变成简单的东西。”例如“石头”是不论质地、不论大小、不论颜色而概括出来的“构成地壳的坚硬矿物质合成”这一概念的名称，它把同一个“类”的各种物质抽象成简单的双音词。和一般名词不同，地

理名词、地名所概括的是关于地理空间、地理事物的概念。“石头”是一般名词，“石灰岩、钟乳石、蜂窝石、岩石圈”是地理名词，“黄石市、石钟山”是地名。

地理名词是地理空间地理事物的“类”的概念，“山”指一切山，“河口”指一切河口，地名则是特指某一个体的概念。例如“泰山”、“黄河口”。地名中含有地理通名，但只有通名不能构成地名，而地名中的通名却常可省略，例如上海（市）、中山（县）、古田（村）、“峨眉（山）”。作为个体概念的名称，地名也是抽象的概括，泰山的山上山下气象万千，一年四季景色不同，黄河口历来多变，这些内容在“泰山、黄河口”的地名中都不加反映，它们只是一定地域和方位的指称。

就个体事物抽象概括的符号叫专名。除了地名之外，人名、书名、机关团体名等也是专名。地名是地表空间特定方位的名称，这就把它和其他专名区别开来了，但有时它也和其他专名交叉。例如，说“军事博物馆是1958年北京十大建筑之一”，这里的“军事博物馆”是特指的地物，也占有一定的空间，但并非用来指明方位，是建筑物专名；如果说“乘一路车，军事博物馆下，向西走半站路”，这里的“军事博物馆”是公共汽车站名，有方位意义，是地名。

个体的地名一旦归纳成类，就不再是特指的专名，而成了一般名词。例如说“许多城市都有中山路”，“许多风景区都有一线天”，其中的“中山路、一线天”不指特定的个体，失去方位意义，不是地名，用汉语拼音拼写时，字首不用大写。

语言体系和其他一切符号都是社会的交际工具，都是一定的社会群体所约定的，因此都具有社会性。地名符号也具有社会性，但它的社会性也有独特的内容。

语言是最重要的社会交际工具，它的交际功能是全功能的。这个全功能表现在它的广泛性，没有一个领域能离开语言工具，不象红绿灯、旗语、数学符号只用于某一领域；又表现在它的自足性，不借助其他成分可单独完成交际任务。地名只是语言体系的组成部分，虽然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但如不借助其他的语词和语法规则是无法进行独立的交际的。

地名是因社会交际的需要而产生的。不是所有的特定方位的地表空间都有名称。在没有人烟的地方，哪怕是很高的山峰，很大的海域，因为人们未经了解，也没有识别和指称的需要，可以没有地名；而只要有交际的需要——把它和其他个体方位区别开来以交流信息，哪怕是几棵树、几块石头，一座坟、一口井也可以有地名。

关于名称的约定俗成，荀子早有精辟的说法：“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地名符号也必须是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之内共同约定，才能成立，才能推行。台风生成的海面，沙漠伸缩的界限可用经纬度来表示，尽管它所指的地表空间方位十分明确，但经纬度只是地理座标，不是地名，因为它不是社会共同约定的名称。兄弟分工插秧说：“你到三分丘，我到五分丘”，男女约会说：“在第七根电杆处相候”，其中加点的词语也都有明确的方位，但因为不是社会群体共同约定的，也不是地名。北京有五棵松，四道口，黑龙江省从

嫩江到漠河的公路上有三站、四站……二十五站，尽管前者已无五棵松，早非四道口，后者只是一群编号，因为是经过约定，为社会所承认，都是地名。

由于战争、迁徙、垦殖或自然灾害，一定地域的居民更换了语言不同的社会群体，这个地区的地名便要发生重大的变化。新的主人用自己的语言约定新名，少数保存下来的旧地名也要经过民族化的改造。台湾省现存地名大多是闽粤人用闽方言和客方言（少数）命名的，少数高山族语命名的旧名也经过音译或意译的改造，荷兰、日本侵略者所定地名，则大多废弃了。

三

地名符号的语音和语义是社会群体任意约定的，但一些后起的地名用已有的地名语素组合而成，其命名意义和实际意义之间虽无必然联系，却是可以论证的。地名的任意性和可论证性是相互补充的特征。

和信号不同，一切符号都是任意的。见到烟知道有火，电闪雷鸣预告着下雨，这是物质现象必然的信号；+、-、×、÷，a、b、c、d 则是人们任意约定的符号。一切语词用什么音表示什么语义，也是任意的。正因为如此，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才会有不同的说法。水，汉语说 shuǐ，日语说 mizu，英语说 water，现代汉语说吃、走、跑，古汉语说食、行、走。地名中的许多最早的单纯词也是无法论证的，例如先秦的可（黄河）、洛（洛水）、莱、徐、琅琊。语词只是概念的名称，并不反映概念的本质。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过的名言：“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性质，全然是外在

的。”

然而，任何语言的语音单位（元音、辅音、音节）都是有限的，而语言所应表达的概念都是无穷的。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人们在为许多后起的概念命名时往往按照自己对客体的某种认识，利用已有的语词来类推、引申、合成。例如：水——井水、水井，食——食物、粮食，洛——洛阳，莱——东莱国，徐——徐州——南徐州。这些语词就有了另一层命名意义（也就是字面意义、语素意义）。词的命名意义和实际意义（词义）之间依然是任意性的约定关系，同一事物在不同语言依然可以有不同的命名意义。例如汉语的海象、海豹，在英语叫 seacow（海牛）、seadog（海狗）；英法之间的海峡，英国人叫 English Channel（英吉利海峡），法国人叫 La Manche（袖子）。

由于客观事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人类认识客观世界也有一定的逻辑，语词的命名意义和实际意义之间也有可论证的一面。例如汉语里说“水鸟、水磨、口水、水汪汪”，在英语也有 waterbird、watermill、mouthwater、watery 的说法，命名意义是相同的。荷兰旧称尼德兰，意为“低地”，苏联诺夫歌罗德意为“新城”，高山、高塘，新城、旧县之类的地名在汉语里也很常见。诚然，也有一些命名意义和实际意义是不相符或不相干的，汉语的“萤火虫”和英语的 firefly 实在并不发火，“马虎”和 white horse（滔天白浪，字面意义是“白马”）和马又有什么关系？

命名意义和实际意义是否相符、相关，对一般语词来说并不重要，对于地名学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地名的命名意义有的保存了某种自然地理特征：河北卢龙的金砂沟、甘肃

玉门的石油沟、安徽的铜陵是说明矿藏资源的，长白山、恒春是说明气候的，洛阳、江阴、临汾、滨海标明了与水域的相关位置，五指山、日月潭、响水河是描写景观的；有的记录了一定的历史事实：朱仙镇、杜康村、左权县是历史人物的出生地，张家界、沙家店说明命名时的族姓，政和县、永泰县则是命名时的封建王朝的年号。有些地名的命名意义和现实状况已有不同，瓷窑村不再烧瓷，石家庄早已是百姓杂居的城市，水北街已经变为水南乡，可正是这些地名成了研究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总之，地名的来历（命名意义）是地名学所特有的研究内容。因此，地名词典应该力求说明地名的命名意义，而一般语词词典则只注明词义。

四

语言是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作为民族语言的组成部分，地名符号也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地名的语音形式总是受民族语言的语音结构规律制约的。其他民族语言的地名转译为汉语形式时，语音上往往要经过折合改造，例如国内的藏语地名 lhasa，汉语没有清边擦音 lh，就改读为 l，写为拉萨。国外的 ALPS 原是一个音节，汉语没有复合辅音，于是翻译成四个音节的“阿尔卑斯”山。汉语有双音节化的倾向，双音地名中的通名就不能省略，如通县、刘村、泰山、珠江；若是长串地名的缩略简称，也以双音节为常。例如西直门外→西外，内蒙古自治区→内蒙，松花江、辽河平原→松辽平原，武昌、汉口、汉阳→武汉三镇。

第二，在选择语素构成语词的命名意义时常常体现着不